



三江月

城市记忆

责编徐杰 审读刘云祥 美编许明
2023年8月14日 星期四

300多岁的

□李亚儿

白云庄

三百多年的光阴，足够让一条河在岁月里改道，也足够让一座城在时光中更迭。而西塘河畔的白云庄，却在悠悠岁月里愈发沉淀出古朴的厚重感——它静默伫立着，任青砖黛瓦被日光晒出细密的裂纹，被雨水浸出斑驳的苔痕……

三百多年的春夏秋冬都藏进了梁柱的纹理里。那些木纹里流淌的，不只是文保古宅的印记，更是浙东学术不灭的精神图腾！

我缓缓推开那扇雕花木门，只见青苔爬满石阶，风穿过回廊，卷起几片泛黄的落叶。恍惚间，时光在这里折叠，我仿佛看见三百多年前的烛火，正从某扇窗棂里透出来……

隔墙听得春秋声

白云庄内，八仙桌旁烛火摇曳，万泰、黄宗羲等浙东文人围坐论学。激烈的争辩声与清脆的茶盏相碰之声，透过雕花窗飘进隔壁书斋。

年幼的万斯同光着脚丫，蹑手蹑脚地趴在窗台上，眼睛一眨不眨地张望着那个屋内。摇曳的烛火将大人们的身影投射在墙上，影子也带着一种精神气质。

清晨，第一缕阳光刺破薄雾，西塘河热闹起来。卖花船缓缓划过，船娘婉转的《采莲调》随风飘进窗棂：“三月鲋鱼肥似雪……”这悠扬的歌声，总能让万斯同想起父亲“读史如尝河鲜，需辨真味”的教诲。他伸手翻开案头的史书，在泛黄的纸页间，探寻历史的真谛。

揣着笔记拜名师

十五岁那年夏夜，万斯同蜷坐在梨木书桌前，小心地翻开父亲校订过的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，在“秦不立尺土之封”旁认真批注：“商鞅变法强于战时，却难容于太平。”忽闻履声渐近，他慌忙躲在屏风后，屏息凝神。

父亲携宾朋数人走进书房，为首的老者一袭青衫，气宇轩昂，目光如炬——正是大名鼎鼎的黄宗羲。众人围坐畅谈，黄宗羲抚

着胡须，剖析《明夷待访录》中“天下为主君为客”的论断：“治学当鉴古照今，空谈性命之学，不过腐儒耳！”先生的话，如同一束光，穿透万斯同认知的迷雾。

万斯同换上青布长衫，捧着读史札记，忐忑地来到黄宗羲的房间。黄宗羲翻开札记，目光久久未离：“秦亡非独暴政，实亡于制度未变。”“靖康之耻非独徽钦之昏，实因崇文抑武积弊百年。”先生抚须微笑，眼中满是赞赏：此子若悉心培养，他日必成史学巨擘！

石案论道千秋远

此后的白云庄，成了思想碰撞的热土。万斯同与同窗好友常常围坐在天井石案旁。石案上铺满舆图、账本和典籍，连风掠过都带着墨香。董道权将算盘拨得啪啪直响，用算盘珠模拟河道走势。算到关键处，他兴奋地把算盘一推，对众人说：“你们看，这算盘珠的起落，就好比治水时的水流疏导，一步错，满盘皆输！”陈锡嘏总爱用余姚洪灾、萧山溃堤的真实事例反驳古法之谬误，说到激动处，袖口扫落了砚台，墨汁在舆图上晕染成河。郑梁则蹲在地上，用木炭在青砖上勾勒水利图景，线条蜿蜒，仿佛能看见千年前的运河如何滋养江南。

那日午后，万斯同翻阅《宋史》，发现书中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褒贬不一，却未深入探讨其对民生的长远影响。他向黄宗羲请教：“先生，史书只是堆砌史实，如何能真正经世呢？”黄宗羲并未直接作答，而是轻轻摩挲着书架上的《资治通鉴》：“司马光耗尽毕生心血编纂此书，为何不叫《历代史记》，而要取名‘资治’？”

夜幕降临，万斯同独坐书房，就着摇曳的烛光，盯着“贞观初。户不及三百万，绢一匹易米一斗”的记载。恍惚间，他又听见西塘河畔百姓的叹息，想起随先生考察水利时，老妇人布满裂口的手捧着浑浊的河水……那一刻，他终于明白，史书不是冰冷的文字，而是滚烫的人间烟火。

暴雨里的生死救援

康熙初年，一连七日暴雨倾盆，西塘河变成一条翻腾咆哮的黄龙。枯枝败叶裹挟着泥浆，冲垮堤岸，淹没稻田，茅屋倾塌。面对惨状，万斯同与同窗们心急如焚，抓起蓑衣便冲进积水之中。“先转移老弱！”万斯同的喊声被狂风撕碎，腰间的麻绳浸满泥水，牵着七八位老弱妇孺在及膝深的积水中艰难前行。

为筹措资金，修筑堤坝，万斯同果断拿出白云庄珍藏，陈锡嘏奔走游说乡绅，董道权守着账本在油灯下反复核算开支，郑梁则

拿着速写本记录各处灾情。施工期间，他们日夜坚守一线：万斯同的长衫从未干过，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泥水；董道权跪在地上，用罗盘校准河道走向；陈锡嘏嗓子喊得嘶哑，仍在指挥劳力搬运石料；郑梁踩着泥泞，速写本上画满抢险场景。

开闸那日，薄雾未散，西塘河畔挤满百姓。万斯同布满血泡的手抚过石闸，深吸一口气：“开——闸！”闸门缓缓升起，积蓄的河水轰然奔涌，冲破淤塞，重现清流。岸边顿时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！

背井离乡修史书

康熙十八年深秋，西风掠过西塘河，梧桐叶纷纷卷落。黄宗羲握着万斯同的手，白发在风中凌乱：“清廷修《明史》，此乃千秋大业。非为清廷歌功颂德，只为明朝三百年历史真相永存！”万斯同重重地点头，目光坚定而执着。

临行前的清晨，晨雾未散，西

北京冬夜想母亲

京城的冬夜格外漫长。万斯同裹着褪色的棉袍，在油灯下修改《明史》稿，砚台里的墨汁结了薄冰。听着窗外呼啸的北风，他想起白云庄的冬夜——母亲蹲在灶

膛前，把红薯轻轻埋进通红的炭火里，不一会儿烤红薯的焦香味就飘出来，整个屋子都被香气填满。那是他记忆深处最温暖的味道。而此刻，唯有案头的孤灯相伴。

时光深处的回响

晨光漫过雕花窗棂，为展厅里的文物镀上一层金边。泛黄的手稿静静躺在玻璃柜中，蝇头小楷工整漂亮。游客们驻足凝视：白发老者掏出放大镜仔细辨认字句；扎羊角辫的女孩不断调整手机角度，定格每一个细节；留言簿上，密密麻麻的字迹诉说着后人的敬仰之情，其中一行稚嫩的铅笔字格外醒目：“长大后我也要像万先生一样！”

庭院深处，几位学者围坐在

圆桌旁，探讨浙东学派的“义利观”在当代商业伦理中的应用。茶杯中升腾的热气，与他们眼中迸发的思想火花交织在一起。

不远处的石案旁，研学活动仍在继续。老师转动着治水的模型，详细地介绍堤坝的构造。孩子们伸长脖子，凑近模型观察河道的走向。有个小男孩兴奋地喊道：“原来古人这么聪明！”孩子们的脸上满是自豪。

背景资料

白云庄始建于明末清初，原是明末户部主事万泰的祠庄，后成为大思想家黄宗羲讲学之地、甬上证人书院的诞生之所。因万泰之子万斯选著有《白云集》，故得名白云庄。宁波流传一句老话：“城内天一阁，城外白云庄。”足见白云庄在宁波文化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。2006年，白云庄连同黄宗羲墓、万斯同墓、全祖望墓等“浙东学派史迹”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

朱思盼 供图

